

西南歐共黨新動向

陳澤豐

一

隆冬已逝，春寒猶勁。隨着歲序的更迭與經濟景氣的逐漸復甦，西南歐共黨也已產生或正醞釀着若干新的變化。

義大利的經濟危機與鬧潮常是循環不已的。事實上，目前義大利政壇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共黨勢力的日益滋長。在去年六月的地方選舉中，共黨獲得百分之三十三的選票，掌握了半數以上省份的地方政權；除羅馬外，它幾乎控制了全國每一個重要城市，這無異對莫洛（Aldo Moro）的聯合政府投下一顆「定時炸彈」。共黨雖然沒有直接奪取政權，但希望在明年春天的國會選舉中有所斬獲。在黨魁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領導下，共黨目前所採取的是一種「歷史性的妥協」戰略。所謂「歷史性的妥協」，其內容包含下列幾個要點：(1)逐漸轉變義大利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資產，設計未來走向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的條件；(2)義大利的社會主義須經由政府的不斷幫助而傳至羣衆；(3)將工人階級投入決策過程的主流，並在不嚴重傷害中產階級的情況下，完成社會主義；(4)與那些具有完成民主國家共同標準的不同政治勢力聯盟，實施社會主義；(5)以和平的方式將所有真正相信民主、正義與平等的天主教勢力加以轉換，以進行「歷史性的妥協」。這種轉換，意即在政治與政府結構的不同階層，拒絕與任何保守勢力，資本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分子聯合。

策略轉變最大的還是法共。法共素以親蘇聞名，但最近的一連串行動却不得不令人注意。早在去年八月，蘇俄共黨機關報——「真理報」曾批評一些西方共黨，例如法共與其他參加選戰的左翼團體有關聯。它堅持奪取政權的唯一途徑是經由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法共因與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所領導的社會黨有磨擦，其地位受到了威脅，但法共總書記馬爾歇

（Georges Marchais）表示，他將繼續只透過選舉制度來尋求政權。馬爾歇在一次訪問中指出：「我們是在一九七六年時代，共產黨並不是一成不變或武斷的」。這是要向法國選民表明該黨民主性質的進一步跡象。

法共與俄共最戲劇化的一幕，是干涉到反對蘇俄政府的數學家普里西契（Leonid Plyushch）事件，而其高潮則是法共終於宣布放棄了馬列主義最崇高的目標之一——「無產階級專政」。法共總書記曾對一名電視記者表示，這個觀念已經過時了，他說：「『專政』這個字眼，有着與我們的希望及宗旨完全相反，令人不堪忍受的意義。甚至連『無產階級』這個字，也不再適合我們與佔了領新階級大多數的勞工階層共處的希望」。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是法共與克里姆林宮分道揚鑣的最新朕兆。

自二月四日起，法共假巴黎近郊的聖歐文（St. Ouen）市舉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總書記馬爾歇在會中演說時，正式聲言放棄共產政權的特徵，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在修改黨章時把它刪除。他說：「勝利的展望，不單是依靠無產階級，更須要聯合對抗獨占資本的廣泛階層，始能啓其曙光」。他宣稱決心尋求一種有個人自由的，比較不拘束的生活，並嚴詞譴責蘇俄壓制個人自由，聲稱「以不當和不正的行爲，局限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是不能容許的」。最後，他更要求大會一千七百名代表起立高呼：「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萬歲！」顯然，法共已決心脫離莫斯科路線，走上它自己的自主道路。

在西班牙，隨着佛朗哥元首的去逝，亦燃起了西班牙共黨染指西國政權的無窮希望。但共黨在西班牙的活動仍受到相當限制。最近西班牙總理曾向「新聞週刊」透露，將規定共黨的活動爲非法。他認爲「使共黨合法化，絕不是衡量自由的標準」。由此可見，西班牙共黨對於政權雖有無限的憧憬，但路途似仍較西歐其他各國夥伴爲遙遠。

南歐共黨唯一受到較大挫折的是葡萄牙共黨。葡共在去年十一月的惡劣表演，不但斷送了與社會黨及其他左翼政黨聯合的前途，而且使得以左翼大聯合為號召的西歐各國共黨大受打擊，轉而產生反感。例如法共支持葡共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

二

由葡共的例子，反映出共產主義在西歐已失去了號召力，為了適應各自的生存環境與發展態勢，各國共黨不得不以各種不同的偽裝面貌出現，這正是法共所以揚棄「無產階級專政」與脫離莫斯科路線之用心所在。

為肆應共黨新面目的挑戰，歐洲各國的社會黨已分裂成兩大陣營。以北歐國家為主的社會黨，包括英國的工黨、西德的社民黨，以及丹麥、瑞典與奧地利等國的社會黨在內，他們態度強硬，堅決主張不與共黨聯盟攜手。最近在丹麥黑勒辛格（Helsingør）舉行的歐洲十八國社會黨大會上，通過不與共黨打交道的決議，奠下國際社會黨政策的里程碑。誠如西德總理史密特（Helmut Schmidt）所指稱：「我們看不出與共黨合作的任何理由」。他進而警告說：「任何與共黨的聯合，均將危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共同市場的安全」。

另一派以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為主的社會黨則從實際需要着眼，認為與共黨的聯合為政策所必須。誠如法國社會黨領袖米特朗所指稱：「你不能宣言對你所不知道的東西恨之入骨」。他認為西歐共黨正在蛻變，變得更加不依賴莫斯科，揚棄馬列教條。因此社會黨可以在追求一個左翼政權的共同驅策力下與之安全攜手。米特朗的觀點受到部分黨內同志的嚴厲批評。一位冷靜的社會黨員雷維勒（Jean-Francois Revel）在其新著「極權主義的誘惑」（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一書中，曾批評他對共黨心存幻想，不切實際。

最近，米特朗曾以南歐社會黨代言人的身份，邀請義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國社會黨領袖以及若干意見相近的同志，假巴黎共商左派聯合大計。與會者一致認為，南歐社會黨與北歐社會黨有下列幾點顯著的不同：(1)南歐社會黨屬於在野黨，本身掌權執政的機會不大；(2)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工

人與工會均亟盼有激烈變革，而不同於北歐之主張溫和改革；(3)南歐國家的共黨力量均相當強大而無法加以忽視，不像北歐共黨力量之微不足道；(4)南歐社會黨勢力正逐漸增強，足可與共黨分享政權，而不致屈居下風。例如，根據最近一次的民意測驗顯示，法國社會黨可以在下次新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三十的選票，而共黨僅能擁有百分之二十。

南歐的社會黨人士明白表示，與共黨聯合只是一項現實的需要，而不是理想。西班牙的貢扎列茲（Felipe Gonzalez）比較傾向於更廣泛的聯合（例如包含進步的天主教勢力等），而拒絕考慮單以共黨與社會黨的雙檔排他性合作。葡萄牙社會黨副主席阿列格里（Manuel Alegre）亦指出無法與貢哈爾（Cunhal）為首的葡共合作的理由，「因為里斯本共黨的所作所為，好像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另外一個時代的政黨」。雖則如此，南歐的主要社會黨仍贊成基本上與共黨接近聯合。例如，葡萄牙社會黨領袖索里斯（Mario Soares）在紐約告訴「新聞週刊」稱，南歐社會黨的策略旨在「迫使共黨出現自由」，不管共黨領袖對於自由的增進是否具有誠意，這種思想不可避免地將「在工人與幹部中創造一種新的思想模式」，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推行。索里斯同時認為，保留葡共於政府內閣中，將可產生兩種作用，一者使其黨內造成分裂，一者也讓他分享那不受歡迎的緊縮措施的責任。

三

面對西南歐共黨所造成的新形勢，美國除了表示憂慮外，恐怕甚難為力。福特總統最近曾表示，強烈反對共黨加入義大利，或任何其他西歐國家政府內。他說：「我已採取非常堅定的立場，反對西歐或任何北約組織國家的政府容納任何共黨分子」。美國十分關切義國政局的發展，乃理所當然之事，因為義共在西歐最有竊取政權的可能性。國務卿季辛吉不認為共產黨將會遵守民主的規則，而一旦選舉失利即將權力拱手讓出。他深怕一旦共黨加入西歐政府，即可能將北約軍事秘密洩露予莫斯科。季辛吉進一步強調，美國將盡量給予義大利「勸告與鼓勵」。言下之意，美國將不惜花費一切代價來排斥義共，因為，一個包含共黨的義大利政府將對美國的歐洲政策構成妨害

姿態，公然冒犯美國所謂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之「精神」，但却並非條文；美國談判代表之無能，由此可見一般！

往昔的教訓

美蘇雙方就戰略武器限制所舉行的歷次談判，呈現在吾人眼前的詳細紀錄，並未顯示蘇俄方面有任何之弱點。根據這一限制談判，莫斯科係以合法的正確方式在進行各項發展，故此一談判協定極類似我們所熟知之「蘇俄式」武器管制與戰略協定。但從各條文的含義中不難看出，如果美國派出的是些較為機敏的代表，則在「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已達成一較佳之協定；因此，本文對美方代表提出兩點不敬之指責。

第一、就他們支持一九七二年「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之事實而論，即明白的顯示他們並未瞭解「這艘下水的輪船漏洞有多麼大」？有時候小孩的愚昧無知反足以惹人愛，但就國與國之間的談判而言，則愚昧不得！

第二、如果他們不接受我「愚昧」的指責，則不能獲得比「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更為明確條文之美國談判代表，就不應簽署類似之協定。

下面所列述的教訓，似與上面的討論無法分割。

(一)蘇俄願意利用「武器管制條約」文字中的任一漏洞，他們並未被美國片面聲明所遏阻，而所謂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精神」，這種含糊的美國概念對莫斯科也毫無約束效果。

(二)就均勢而言，以美國立場為主的各種「片面聲明」，比無用更糟；不但沒有法律效用，而這些聲明的存在反使美國人相信，蘇俄將受到若干程度的約束。但過去三年來的事實證明，這種「片面聲明」反導致立場不穩的「蘇俄違約指控」。

(三)莫斯科對於草擬條約極為慎重，如果他們堅持某些含混辭句或婉拒特殊之解釋，可能是基於蘇俄國家利益而擁有那樣做的良好理由。我們須知，蘇俄人的沈默，却並不是表示同意。

(四)從美國之觀點而言，如協定中的內容不完善，以致戰略上的目標已使得會談無法繼續之情況，則此項協定不應該簽字。「低溫情勢」需要一「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協定的說法，絕非正理；「低溫」唯一的動力，是憑藉一健全之談判協定。「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並非一健全之協定，故指控蘇俄的違約辯論，結果是不合理的疑點。

(五)如果這種內容不完善之協定，也就是可以談判之唯一協定，則美國代表應在其政府高級官員毋需捏造某種信其可以約束蘇俄活動的「精神」情況下，始可容忍這種協定。因此，美國代表須注意，蘇俄是否將不受條約明文限制而可自由從事各種活動？這一點異常重要。

(六)最後一點，西方人認為「武器管制協定」可發揮建立信心之「功能」，但美國人應思考：不論蘇俄是違反抑或規避「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之條約義務，可是蘇俄的戰略姿態，視該項「功能」之不利程度已至「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毫無追求的價值。故若干美國人指「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係一良好事件」的這種草率評斷，無疑，是自取侮辱！

上接第61頁

一月七日，「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同時報導說，中央情報局已告知國會委員會說，該局正在義大利加強進行秘密活動，並正供給非共政治團體，主要是基民黨，大約六百萬美元的經費。中央情報局所進行的計劃，乃是遵循季辛吉所發表的聲明而行事。由此看出，美國協助友邦遏阻共黨勢力發展之苦心。

除了對義大利執政黨予以經費的資助外，美國對在野的歐洲社會黨也進行大規模的遊說運動。在赫爾辛基會議前，美國駐歐外交官員於季辛吉訓令下，曾分訪若干歐洲社會黨領袖，促請他們揚棄任何與共黨結盟的意圖。此一努力，在北歐顯然著有成效。可是美國的遊說對於南歐社會黨人却造成極大的困擾。據這些人指出，季辛吉與北歐的社會黨同志一樣，並不瞭解問題之真正所在。誠如法國社會黨中央書記龐迪昂（Robert Pontillon）所稱：「在南歐已出現一種新情勢，那即是左翼力量的澎湃蓬勃，但我們若不與共黨結合，將無法獲取政權。除非美國只想與佛朗哥或希臘軍人那種類型的人打交道，否則季辛吉便必須承認南歐的事實，即是有強而有力之共黨存在之事實」。

西南歐共黨的存在是一項事實，但其最近勢力的發展並未到達威脅政權的可怕程度，如果社會黨及其他左翼人士為了獲取政權，因而不惜與共黨結盟，採取「容共」政策，那才會真正造成可怕的後果！對共黨心存幻想，或對它的偽裝視若無睹，那將比共黨本身力量的壯大猶為可怕。法國司法部長勒卡紐約（Jean Lecanuet）說得好：「共產黨正陷於認同的危機當中，所以戴上一頂改革的假面具；一旦上台執政，這個假面具就會掀開」。西南歐對共黨心存幻想的人士，宜三復斯言！